

文艺批评,在“无效”中构建“有效”

无论是对写作者本人,还是对读者而言,文艺批评向来被认为存在较高的门槛,这一方面导致了文艺评论的文本很难被大众去阅读,但同时又使得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指引和规范文学创作的重任。在文学创作繁荣、文学批评发达的今天,批评何为,批评家何为?本期嘉宾主持与批评家杨庆祥就此展开对谈。

对
话

1

李黎:说到文艺批评,它必然存在较高的门槛,存在一定的学术体系和专业词汇,具备一些思想史层面的问题意识,这导致了文艺评论的文本可能很难被大众去阅读,从而停留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圈层内。作为目前较有代表性的青年批评家,你怎么看待这个“天然的矛盾”?

杨庆祥:法国教授蒂博代有一本小册子叫《批评生理学》,其中有一篇《六说文学批评》,他将批评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是自发的批评,主要是一些读者感受、即兴式的点评;第二是职业的批评,主要指学院派的批评、教授的批评;第三是大师的批评,指的是大作家写的批评文章。你谈到的具有较高门槛的批评,应该更倾向于这里面的第二种学院批评,确实,学院批评强调专业、知识谱系、历史维度,强调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学院批评追求的这种学理性和严肃性使得它必然是一个很小众的写作方式,对普通读者来说,往往枯燥无味且面目可憎。但从知识积累和思想推进的角度看,这一类的写作又必不可少。黑格尔的哲学有几个人能读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文学批评始终面临来自大众读者的压力,这可能与文学所特有的“大众体裁”有关,如果说有矛盾的话,可能就是文学作为“大众体裁”与文学批评作为“小众体裁”之间的不兼容。但我个人并不为此焦虑,上帝与恺撒各有其途,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写出了好的文学和好的文学批评。

李黎:你一手做批评,一手写诗,但最早被读者知晓的,可能是《80后,怎么办?》一书。这本书是你批评工作的一种延伸,还是文学创作的反思总结?

杨庆祥: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可能这样表述更准确些:《80后,怎么办?》相对来说拥有更多不同圈层的读者,因为它关注的是一个更社会化的问题。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对它的文体没有任何考虑,我当时想的就是,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同时我判断它对其他同代人也很重要,所以我要把它写出来。至于它会不会拥有读者,其实我也根本没想。后来我去日本开会,发现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老师都知道我这本书,然后在韩国出版后,还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大家关注的点,也不是文学性的问题,而是社会和自我的困境。

李黎:我个人理解,《80后,怎么办?》这本书更多对应的还是你学者与批评家身份,它甚至可以和一百多年前的诸多声音形成呼应,例如梁启超、容闳和鲁迅等,就是对于自身处境、国家民族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正面的思考与回应——而文学创作总显得相对曲折一点。如今这本书已经出版五六六年了,90后一代人也逐渐成长起来。不管是针对九零后一带,还是针对正在步入中年的80后你有没有继续“怎么办”的想法?

杨庆祥:哈哈,这个问题还



《80后,怎么办?》

杨庆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真是被很多朋友问起过。你说得很对,《80后,怎么办?》实际上是一个“青年人该怎么办”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现代思想史上的老问题,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到列宁的《怎么办》,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中外的经典作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的这本小书不过是这个思想脉络上的一个小小的“变奏曲”。这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思想史的追问,所以即使人到中年、到老年,我对于80后该怎么办也没有“合理”的答案,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会伴随我的思考和写作。至于90后、00后,他们也有他们“怎么办”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和上代人是相似的,有些是不同的。我觉得我的一个优点是比清醒,也就是说,我不愿意对别人指手画脚——哪怕是出于善意。我只思考与我的肉身相关的问题,我相信只有在这一点上思考到极致,才可能做到普遍性。

2

李黎:网上流传一个词,“互联网黑话”,就是让一些寻常的概念变得玄奥、神秘,特别能糊弄人。但这个现象似乎在文艺批评里也一样存在,尤其是文学批评里,很多时候感受到一种高深莫测的自说自话,或者望而生畏的陌生事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

杨庆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他生造了很多词,同时也用一些非常规的语法来破坏惯常的语言习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只有通过常规的破坏才能得以表达。在这个地方,黑格尔不是在说“哲学的黑话”。厘定概念和卖弄知识是两回事,前者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后者是拒绝沟通并自造屏障。但是目前的文艺评论好像后者更多一点,这需要引起相关从业者的警醒。

李黎:这些年的批评似乎普遍存在一种点赞式批评,赞颂甚至吹捧的较多。这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反对的声音和意见总是难以启齿的,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存在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例如豆瓣上的短评,往往就特别的残酷无情。印象中也有很多媒体也曾专门策划设置过只说批评、只说“坏话”“反话”的栏目,但似乎都难以维系。在评论领域,人情大于事实的状况似乎很难避免?

杨庆祥:我几年前写过一篇短

文,里面的一段话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办法来应对当下的这种局面。当我们意识到人人都可以成为“批评家”,都可以“发表”其言论的时候,批评还会有效吗?但需要注意的是,批评没有因此变得坏起来,当然,也没有因此变得好起来。批评总是要说不好听的话,但关键问题是,指出一个时代的坏往往是容易的,批评没有必要总是和自己的时代过不去;但也同样没有理由要求批评一味赞美,赝品总是需要装饰才能流通,但不一定非要批评为它们提供合适的包装。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寄希望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批评家)站在某种道德或者伦理的高度给予我们什么有效的建议,批评家和作家一样不可信,这是现代以来就已经确信不移的事实。(想想福斯特,他为了友情可以任意夸大一部作品的意义,也可以毫无道理地贬低《尤利西斯》的价值)。我们必须意识到批评的限度,任何一种写作(作品)自有其来处,亦自有其去处,批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了解这一点可以稍微医治一下当代批评家们的虚妄症,让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对当代说三道四的时候保持必要的谦恭之心。

那么,我们究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来谈批评在当代的有效性?我觉得恰好是在批评的“无效”中,其“有效”才有可能被建构起来。正是因为批评从道德、说教、经典裁决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从对“批评对象”的亦步亦趋的惯性模式中挣脱出来,批评才有更多的时间反躬自省,花更多的力气来检讨自己的方法、理论和目的。批评在今天唯一有可能做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言论的狂欢前保持克制和冷静,“正是由于处在互联网上‘意见’泛滥的时代,我们才必须让‘故事’更有力量”(村上春树语)。我们同样可以说,既然全媒体时代的言论和意见是如此廉价,既然主体的道德姿态已经不可信任,那么,批评才更需要力量。批评的力量在于维持其排斥性原则,把自己牢牢固定在一些本质性的事物之前,并用恰当的方法和理论去解剖它,分析它,解释它,在穷尽对象的各种可能性后再转向另外一个目标。不是通过批评家的姿态,而是通过理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经得住推敲的知识和概念来加入当代写作。批评在媒体的海洋中应该拒绝成为随波逐流的漂流瓶,而是需要成为一座个坚不可摧的航标,顺着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当代写作的脉络,也可以逃出“影子”的束缚,借此丰富批评自身并赢得其独立。

3

李黎:评论家、批评家,其实本质上和编辑类似,都是做奉献的人,近代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文本,几乎全部集中在作品领域,鲜有一个评论文本能在大众中流行的。从这个角度看,评论家也是幕后的奉献者,甚至有“为众人抱薪”的使命感,对此,你有什么对青年同行说的?你认可的评论家应当有哪些最基本的特质?

杨庆祥:我对自己的要求如下:第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这样才能发现有价值的作品以及作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传群星闪耀时》。



杨庆祥

1980年生,诗人,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主编有大型丛书“新坐标书系”。

品中有价值的地方。第二,要保持足够的开阔性,我做不到无所不能,但可以努力做到无所不晓。只有自己变得丰富、开阔,才能看到世界的丰富和开阔。第三,要有足够的创造力,敢用使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去表达和书写。第四,要有足够的谦卑之心,在宇宙的历史中,甚至连历史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人和人的造物之一——文学。

李黎:就目前的几大文艺领域、类别来看,文学作品和图书的评论非常发达,甚至过于发达了,但另外很多门类,网剧、网络文学等等的批评似乎还非常不充分,可能这一类作品本身还存在问题(例如网文篇幅极大,网剧还没有从电视剧体系里真正独立出来),而评论能否从中起到一个指引和规范的作用?

杨庆祥:在传统文学领域,比如诗歌、小说,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常紧密的,这还不在于商业上的那种宣传,而是作家和批评家确实能够从对方获益,很多当代小说家和诗人都有修改作品的习惯,这里面其实吸纳了很多批评家的意见。至于网剧和网络文学这些新兴的文学体式,确实存在着你说的问题,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它当然可以从批评家那里得到有意义的建议并进行改进,但是我觉得仅仅是它们庞杂的体量已经让批评家望而止步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批评家的生命不是完全用来阅读作品的,至少我不会。

4

李黎:有人做过这样的表达:只有画家才能评价画家,只有小说家才能评价小说家,诸如此类,甚至成为一种观念。这其中是否过于突出了经验?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庆祥:经验很重要,但并非唯一。我自己的经验是,有创作经验的批评家,确实更能看到一些奥妙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创作经验的批评家就什么都看不到,这是一个概论的问题。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不会局限于经验,他恰好是要超越经验,这是人文学最迷人的地方。

李黎:最后,能否为大家推荐一些你喜欢的、可读性和学术高度兼顾,能够被非专业读者普遍接受的评论作品?

杨庆祥:我觉得非专业的读者一般不会去看文学评论吧,尤其体系性的文学评论,目前的情况是大家也许会去看看豆瓣上的短评。至于专业读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套选原则,基本上不需要推荐。我看的文学评论都是比较专业的,而且对我来说,体系性、学术性越强越好。如果非要推荐一本的话,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许可以算上一本,文笔很优美,也有学术的脉络。另外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文笔也很好,但过于简单,适合入门级的读者。